



## 落星山岛小记

潘正文/文

去年初夏，应清恩几位老友之约，夜宿石塘七彩小岛的“七彩客站”，枕了一夜的涛声。金法久居杭城，和我一般都是初来。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去有“海上卧佛”之称的落星山岛。

在七彩小岛边的石码头，我们上了一条机动小舢舨。稍顷，小舢舨解了缆绳，在一阵浅浅的摇晃中，便带着船尾泛起的一蓬蓬白花花的海水，向几海里外的落星山岛驶去。船是十几年前的老船，不大，承受了海风十多年的吹拂，虽经一遍遍的油刷，依然显得陈旧，犹如上辈人留下的老酒，透着醇醇的韵味。船舷两侧齐刷刷地挂了一排儿的旧轮胎，涂满了各色各样的油漆，鲜艳的色彩与七彩小岛成了一个调儿。

这时，我把眼睛移向海面，海水正装满了淡淡的粼粼的晨光，格外安静。海上除了我们乘坐的老船外，还有一行行泊着的在休渔期里保养的渔船。

出了海湾，眼前豁然开朗，右边海域有一块裸露的礁岩，黝黑的牛背般地蹲着。岩背上立着一座玲珑的灯塔，圆柱子似的塔身，高高地托着两个灯球，像一个昂扬的斗士，挺立在茫茫的海面上。夜幕垂下时，灯塔便准时地亮起，如同一颗璀璨的红宝石，为过往的船只引航指路。几只海鸥正停栖在礁石的一角，甚是悠然，小船经过时虽微浪轻拍，却毫不在意，那份惬意与平和让人羡慕。

远远地望见了黑色的礁石和灰绿色的植被，落星山岛有如巨人般地卧伏在那里，在碧波中显得分外的典雅与悠长。几分钟后，小船便靠到了小岛的北坡。岛上没有人烟的痕迹，满披了一层青绿的野草，顺着山那轻柔的绿影随意地在海风里摇曳，于五月的暖阳里，在只有一层薄薄的植被的岩皮上，无拘无束地滋长。

踩着被野草覆盖的山径，登上平坦的山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一望无际的大海。落星山岛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处女地，岛体不宽，却长，呈东西走向。山坡上，零落着三四个废弃了的桶形大油罐，孤寂地矗立着，呼号的海风里，不时发出金属清脆的鸣响，喟喟的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岛的东端是一片平缓的海岸，一条水泥通途漫漫地向山那边的石塘延去，隔港相望。小岛西边是一片开阔的平地，上面生长着齐膝高的野生植物。现在正是着花的时令，银色的半球状的小花儿，映着带水汽的艳阳，一丛丛的清纯可爱，走近，一股细细的奇异的幽香，直渗入人的心肺。再看那又高又大的飞廉，霓红的花蕊被一道鹅黄色的花瓣儿轻轻地拥着，外面满布了尖细的刺儿，教人只能远观，不可亵玩。就连那朴质素净的飞蓬花、多姿多彩的野矮牵牛花也都在一个劲儿地赶着凑着热闹。古语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我喜欢海岛上的野花，坚韧朴实，不妖不媚，风里雨里总是放射着灿烂的光彩。

沿着海岸走去，就在我立着的一米远的地方，山崖直落下去，弯曲地隐藏着一个陡峭的海角。当潮水退去，露出一角儿明净的沙滩，两只如同孪生的小螃蟹，在目中无人地横着步子走路。旁边几块黑色的礁岩，凌乱地堆迭，像孩童玩后散落的积木，不经意地倚着海岸。几个小海螺和观音手躲藏在岩缝间，窃窃私语。

就在我出神地凝视的那一刻，隐约地传来了一连串轰然的巨响，这是大海发出的潮音，雄伟而洪亮，教我蓦然地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不能自己地相与浮沉于这美妙的天籁里。清恩告诉我，岛上有个龙眼洞，幽深奇妙，大潮汐时，海水灌入岩洞，发出高亢的回声，潮水落时，这儿可穿洞而过。据说许多年前，曾有只鸭子走进洞去，却在山那边的洞口发现，可见这洞是相通的，只是从未有人进去过。又有一说，落星山岛千百年来是因了一条大白蛇的守护，故潮水一年复一年的，起落如初，不会干涸，给落星山岛披上了一层迷蒙的色彩，当然这仅是个传说而已。至于“落星山岛”这个名字，倒是确有些来历。启明星从石塘方向往西走去，直到这座小岛的上空，便冉冉地降落了下来，不偏不倚的。而太阳也是这般，从石塘的元龙岙方向升起，夕阳西下的地方，也正好是这座小岛的位置，由此这个岛名便这样叫开了。落日时节，环着落星山岛，周围的海面上一片通红，粼粼的水波闪耀着千万道金光，犹如谁在海水中倾倒了一桶金水，绚丽极了。

不知不觉的，此时的我竟意外地被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所牵引了，把视线落在了那些高踞于水波上的岌岌危岩。几块毫无规则的巉岩，如神工鬼斧般地削成，日光照着，倒影如墨，上面星星点点的，荡着细碎的波光，有如碎金乱银般的晶莹。还有那被海水剥蚀了的，凝固着漫长的时间和历史的“千疮百孔”的礁岩，参差错落的形状，比匠心雕琢的名园假山，更显骨韵清奇的风致。于是，一个个离奇的景致，沿着蠕动着海生物的岛的边缘，仿佛宋人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里长的屏风，呈现于我的眼前，教人一身的舒爽。

海上的风徐徐吹来，四周全是海，海水给小岛平添了几分的宁静。大家坐在岩石上，任由太阳暖暖地照着。在岑寂中，看海的广阔无边，听细浪唱着沙软而重的眠歌，也各自冥想着往日未曾想的事。人世间无论有多少的喧嚣，可总有这不引人注目的宁静的角落。碧波上，几只华丽的小快艇，载着三五游人在随波逐浪，船头高高地翘出水面，坐在船尾的人，几乎要浸到水里去了，偶尔发出几声愉悦的尖叫，打破了海湾的平静。

那边，清恩与金法他们正颇有兴致地聊着落星山岛的未来，听他们的侃侃之言，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看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想象着那深红色的环岛栈道、飞檐翘角的观海亭，听涛居掩映于丛丛的绿树间。东有潮音洞，西有夕阳楼，天风海涛雄浑壮阔——那是多么奇妙而美丽的遐想啊！

小船又载着我们往回走了。船还是那只老船，所不同的只是这时我的心仿佛还留在岛上，在依然地温寻着适才的那个野趣的余味。



## 初夏

(外二首)

●以林/文

我追不上你的脚步  
正如我追不上桃花  
满地飘零，片片都是你离去的印迹  
来时热热闹闹，去时寂静无声  
轻唤六月，未闻夏蝉回声  
也未见柳絮相迎  
竹影摇曳，时光迷乱在斑驳之间  
莫非又要与你失之交臂  
直到遇见一片金黄的麦田  
麦浪袭来，像母亲捧出的长寿面的味道  
每一粒麦子都像一张婴儿的脸  
你在暖风的摇曳中醒过来

## 听雨轩

明亮的灯光映照出一段青铜色的围墙  
竹竿在墙外翘首以待  
类似于一场约会  
一声蛙鸣击败了所有的喧嚣  
城市拉下帷幕，九龙湖里生长出一所老宅  
两扇古铜色的木门在这里安家  
一团新墨在白色的光中晕开  
渗透出听雨轩三个字  
翰墨扩散，安抚城市每一根躁动不安的神经  
听雨轩，仿佛我身体里生长的那所古宅  
此时，大红灯笼映照出沾满灰尘的书籍  
屏风背面，一个身影若隐若现

## 覆盆子

太平寺的周围生长无数的覆盆子  
听风，听雨，听禅  
晦涩的梵语中慢慢地生出青涩的果粒  
在时光中煎熬出生命的红色  
如佛陀的舍利，经历一次蜕变  
即便是经历一次囚禁  
仍在荆棘的拷问中禅定  
在卑微的低处默默修行  
即便在锋利的牙齿中间  
依然闪着红色的光  
类似于涅槃

## 石塘石

阮仁伟/文

在这么一个下着雨的冬日，撑着伞，来到温岭东南部一个依山而筑、面对海洋的小镇，沿着曲曲弯弯的倾斜小石街，远道造访久仰的石塘石。

《台州府志》记：“塘多泥筑，少石砌者，唯此塘独砌以石，故即以为全岛总称。由北雁荡山余脉逶迤而来、入海为岛的石塘，随着地壳运动，风浪冲蚀，独特的成洞、成罅的岩石，高大巍峨，峰嵘突兀的山形以及那种‘屋咬山，山抱屋’的块石砌叠的建筑物，逐渐形成了一幅颇具神韵的石雕群体图，被上海画家沈柔坚称为‘东方巴黎圣母院’，远近驰名。这些年来，石塘已成为许多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从事绘画写生、摄影创作的基地。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在石塘拍摄的《渔村小叙》播出后，全国各地游人更是纷至沓来。”

拐进一条羊肠石巷，踏上几级石阶，推开一扇门楣上彩绘的“二十四孝”画像的木门，迈进了一个身穿黑蓝斜襟衫，髻上着桃红头绳，插着银簪，戴着圆金耳环的渔家老妇的小屋，靠着手做的木椅子，品起了老妇那双粗糙的手奉上的待客的“鸡蛋茶”。环顾四周，石灶、石墙、石地、石门槛、石窗格，虽然石的形状各异，颜色由于时光久远而呈褐色，却是平整有序、光滑可鉴。

屋外是冷冷的冬雨，屋内围绕茶香酿就的氤氲温暖气息，幽幽引出了身旁老妇诉不尽的话语。

老妇是土生土长的渔家女，跟着她的渔民丈夫在张网人吃乌郎（海豚）中度过了大半生。在茫茫海面上，你仍可看得见当年的讨海汉子的影子。他们穿着用栲树皮煮汁染烤的大对襟衣服，家中妇人精心绣制的吉祥如意、松鹤、牡丹等饰图的笼裤，乡花装饰的胶鞋，怀着满腔的柔情，捎上几个月的干粮乘风破浪而去。有风帆来驶，无风橹来摇，家中窗台上的三柱祈求平安的清香也常伴着妇人的眼泪燃到天明。天亮了，她们也就操持起了渔民丈夫丢下的家务。入了夜，当身边的稚儿响起均匀的鼾声，隔壁公婆的咳嗽声渐已平息，她们还得就着昏黄的油灯，千丝万缕地织起渔网。

如果石塘渔女不愿操持家务，不愿以她们坚贞如磐石般的心屡给出海的丈夫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也就不会有全国著名的渔业重镇的石塘，就更没有了被称为闽南回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的石塘文化。

一年又一年，饱含日月精华、风雨侵浸的石塘石，从锋利粗糙到现在的光滑圆润，从白玉般的质地到如今的赤褐色，逐渐露出了纯自然的生命形态。石塘人似乎更愿从“石”的品性中寻得自己的契合点。石头沉稳中的真，真反的拙，拙中的朴似乎更为石塘人所赏识。除了陈、郭两大姓氏外，其余基本上是五湖四海大汇聚的石塘人，在率真、豪放的性格中逐渐有了不自封、不排外的接纳的涵养。风花雪月、柳浪闻莺，见的人多了，又有多少人如石塘石般享用“有酒同饮，有风浪同挡”中的人生？出外经商赚了大钱，从台湾归来的石塘人郭再顺先生，依然是一身布衣布鞋，也从不择地而建新居，为了家乡却捐出了大量的教育资金，创立了“郭赐神基金会”。创建海上救助站、被人称为“平安水鬼”的郭文标先生，连续30多年的义务海上救助，无论是发自肺腑的救人初衷，还是欲说还休的世道冷暖，这个渔家汉子不再年轻的脸上，依然有着简单坚定的人生信仰。

石塘人对于石塘石，近来是当作旅游资源来开发了。继老人石后，又添了防浪堤、石丛爬龟、海岛洞天、麒麟祥居等石景和一系列的石屋民宿。透过矗立在曙光公园的千年曙光纪念碑，回想当年，国家天文测定中国大陆第一道阳光照在石塘，小镇是怎样的沸腾情景：小镇人穿起了传统服装，扛起了台阁，跳起了大奏鼓。户户门前贴上了春联，挂起了大红灯笼，以万鼓齐鸣、烟花绽放的热烈气氛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新千后的每一年的元日，都有不同地域的人赶往石塘看阳光，我真想大声对他们说：还是看看石塘石吧，阳光照在石塘石上，石塘石是怎样的流光溢彩、千姿百态！

## 素描母亲

李虹/文

有人说，爱花的人是热爱生活的。那么善于侍弄花草的人当是珍视生命的人了咯。而对兰花呵护有加的人更是品端行正的人了吧，我这样想。因为兰花是代表君子的。

在我眼里，母亲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君子，一名正直而高尚的长者。尽管生活中，她更多时候并不是以长辈的身份出现，而是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在和我对话、与我相处。因为她放轻了声音和我说话，因为她调整了速度陪我走路，所以，她轻易地站在物质世界里占领了我的精神世界，进驻了我的灵魂。

在我心目中，母亲一直是我学习的典范。我甚至很骄傲而不是偏执地以为，她完全可以是东方女性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个传统女性，母亲相夫教子、孝敬长辈。性格和善的她与邻里之间相处和睦、友好互助。她几乎集绝大多数优秀女性的良好品质于一身：温良贤淑、任劳任怨、持家有方。所以，她是我父亲一生漫长岁月里坚定不移的至爱。这句话或许说出口反而让人觉得怪怪的，但我一点也不认为这话反常。因为终其一生，我见过多少夫妻有过多少的大小摩擦，也听过多少鸳鸯有过多少的分分合合，可我就没见过我父亲和母亲有过任何的不愉快。即便是最初的一贫如洗，还是此后的艰难岁月，或者是现在的富裕日子，他们都始终相互依靠着，爱得深沉。

母亲也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她喜欢侍弄花草，她也善待动物禽鸟。家里的花草郁郁葱葱，家里的小狗和鹦鹉活泼干净，这都无疑是她的功劳和成果。而我，又何尝不是她养大的生灵？虽有说笑的成分，却也是大实话。只是，我后天的自我发展有负于她的期望了，这是后话。

不成器的我养的花花草草几乎无一存活，那是我极为惆怅和愧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毕生的憾事之一。当母亲亲眼目睹我第N次将吊兰、米兰、葱兰、文竹养成了“干花”，而仙人掌和仙人球都被活活“淹死”，便无奈地对我调侃道：“你就把自己养活算了！别的生命，就别去糟蹋了。”

我还是母亲的早教试验品。这在当时的年代尤其在农村是罕见的。我六岁已经能从一数到一百了，也已经会写自己的姓名了。并且，我还能写一些简单的汉字。当我拿着粉笔在家的小圆桌上一遍又一遍练习着这些字，而周围的同龄小朋友投来羡慕的目光的时候，我是骄傲的。这对我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或许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就在我身上种下了自信的根，并且让它一直陪伴我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现在。这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我着实以疯狂的自恋浸渍了我几乎所有的时光。

现时想想，母亲对我的教育是开明和超前的，这合乎当今教育理念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她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放手让我实践并且即使失败也依然被她鼓励着，同时凭借她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我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

此外，母亲的为人处世也从一定意义上极大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唯一遗憾的是：她的善良，成就了我的善良。而善良却不是武器，而且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时候你的善良却成了别人用来伤害你的武器。所以在某些问题上，我屡战屡败。当然，这并非母亲的过错，何况，这也是母亲所无法预料和控制的。

作为一个企业财务，在工作的闲暇时，母亲喜欢翻看报刊杂志，然后回家和我讨论国家大事、社会动态，忧国忧民之心让身为党员的我都自愧不如。她还会将让她特别感动的内容带回家给我看，让我和她一起分享。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却一直很上进与努力的农村妇女而言，能有如此对政治的关切，对生活的热爱，对道德和人性的思考以及对生活细节的关注，我便觉得母亲实在是了不起。

母亲用爱教会了我用爱去与人相处，用爱去引导善行，用爱去宽容别人。母亲绝非高智商的人士，然而在我心里，她是聪慧的。作为女人，很多人或许有着心胸狭隘的一面，而母亲却是大气的。她放手让我飞翔，尽管牵挂但嘴上却永远只会说：“去吧！”而我伤心失意的时候，她却一直不曾离开过我的左右，尤其是心里。

然而，面对母亲，我是心怀愧疚的。因为对于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母亲而言，我给予她的太少，甚而至于可以说更多的时候是担心和牵挂。于是，如何让母亲在她有限的时光里看到我的幸福生活成了我最大的心愿。

希望母亲健康、平安、快乐！这，便是我对母亲最大的祝福和祈愿。